

夜班随笔

□文彦

医院  
物语

安置好病人,家属除一位留陪,其他纷纷退出检查间。他们自己带了两张塑料凳子,直接守在门口。“你们叫我不要来,我在家哪里能睡着?”其中一人说。另一人转头看大厅,“这大半夜还有这么多人啊,医院可真忙。”

我问急诊护士:“早就看登记在电脑中了,怎么拖了这时候才到?”护士是个相当年轻的小姑娘,露在口罩外的额头光洁,说话时眼睛仍一瞬不瞬盯着玻璃窗内的病人。“家里人一直犹豫要不要插管,一会儿要插,一会儿不插,就折腾到现在。”里间的病人80岁,躺在检查床上,口腔处高高突出一根塑料管,胸廓在机器的指引下起伏明显。

忆及爷爷当年,二氧化碳储留,迷迷糊糊,本可能这股沉睡过去。我们均知他的肺功能已失去大部分功能,抢救不过维持一点时日。送往医院急诊抢救室,接着又转监护病房。途中,简易呼吸机维持着,他口唇青紫,呼吸费力,一直唤着父亲的名字,叫声凄厉:救救我!救救我!最后是在监护病房内孤独恐惧中离世的。如今想来,爷爷是生生受了折磨,然而家人又怎轻言放弃?

回到值班室,远远传来悲痛欲绝的哭声。人生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别离,不可避免。最后擦干眼泪,还得继续生活。

未及合眼,电话又响起,起床穿衣。护送病人的又是那个女孩。我说:“刚刚你们那儿有人哭得很厉害。”她说:“哦,我在里面忙得很,没注意。”大概处于那种环境,就好像我们每日在机器运作的轰鸣中,自动忽略掉了噪声。女孩从容指挥着工人家属搬移病人,冷静沉着,超越了她的年龄。

再回到值班室,急诊方向仍有断断续续的哭声,是之前的那家吗?又或许是另一家了。

二

“好了好了,我们回家。”检查完,急诊室护士对病人说。极寻常一句话,却击打在我心上,不禁抬眼去看她。她却没时间来关注我,专注整理着病人身上的管路,监护仪的管路,尿管,盐水管、氧气管。病人被安全抬回平车,几个人扶持着往急诊方向走去,也是往“家”走去。那个家,甚至不一定在房间,有可能仅仅是大厅里临时搭出的一张床铺。急诊护士无意中说出的这句,潜意识是把那里当成一个安全场所,因为有医生,有最好的急救器材,病人有任何问题可以得到及时救治。她不自觉将病人护在自己的羽翼下,虽她是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子,病人是一个粗壮的男子,此时此境他们的力量发生了偏差,她与同事们撑起了一个家,保护着挽救着这片屋檐下的每一个人。

我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急诊护士投来诧异的一瞥。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虽然我与她同属一个大家庭。

病人在平车上呻吟,跟随的是儿子。那儿子显得很被动,钝钝的,社会所教会的机敏与判断消失了,在这个深夜,他与他的父亲被命运送到这个地方,面对着未知,脚踏着人生最紧要的关口,生与死。他们无法选择,更逃避不了,只能将自己放入别人手中掌管。

我拐弯,走向另一通道。那里也是我临时的家,值班室,一张床。这时已经是无睡意。

野炊

□张国安

紫琅  
诗会

将自己空投到原野上,降落伞成为帐篷。流动的水,流动的家  
捡拾旧年堆积的枯落,松针点燃倒春寒,尖锐而细长

长满碎花的地毯,也是餐桌  
油腻的中年,在火上  
铁锅中漂浮、沸腾  
翻滚。久违的炊烟像极了故乡的草绳

绊住眼神,阳光拂过栖息的桥车  
行李箱,不着急打开  
一身僵硬的皮囊,慢慢舒展  
头枕大地,视线辽阔起来

远水。近树  
几只不知名的鸟雀,停停走走



亭亭玉立 王尚

所求无非一碗不悔汤

□明前茶

心窗  
片羽

林晨来我们部门实习的时候,出乎意料的事出现了——她的妈妈在前台那里磨了半小时,一定要前来拜会“女儿的带教老师”。林晨妈妈黑眼圈很深,眼袋又大又松,怀抱保温筒。见面时我不免怪她多礼:“您都抱着保温筒,想来急着要去医院伺候病人,还要分神来关照女儿的实习吗?孩子就快大学毕业,您要学着放手。该教她的工作技能和沟通技巧,我们会教她的。”林晨妈妈有点害羞地笑起来,说她和丈夫20多年前就从倒闭企业买断工龄回家了,后又遇到公婆重病治疗,一时间借了好多外债,心里发慌。好在家住沿街底楼,离市妇幼只有20米远,就去申请了小吃店的营业执照,靠着给产妇熬汤,把日子过了下来。她是返城知青的女儿,文化不高,不知道如何感谢女儿的带教老师,听女儿回去说我们单位食堂的汤做得很潦草,不是紫菜蛋花汤,就是白菜番茄汤,便想着给带教老师送一碗“煤炉上炖的好汤”。

她拿出一擦小碗,将保温筒中炖了两小时的汤倒出,分发给我和同事。却之不恭,我们只好把汤喝了,是猪肚莲子汤,放了少许白胡椒粉,浓稠如乳,滴汤成珠,所有的食材都炖得软烂无比却又纹丝不散,真见功夫。林晨妈妈收了碗勺,便告辞了,唯一的邀约是:“你们路过我家门口,记得来见见我,就当是老师家访。”

这是一个自强自立的中年女子,脸上的

笑纹中溢满疲惫,出身底层却又不卑不亢。我后来特意探访过她。她家的底楼老公房只有7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倒划出了大约30平方米,当连家店来炖汤。窄小的空间里不仅陈列着一排砂锅,还放着煤气灶和三只煤炉,散发着淡淡的煤烟味。夏天一进去,每个毛孔都滋滋冒汗。

林晨妈妈有条不紊的同时照管着五六份汤,神定气闲又分秒必争,她把食材的焯水时间、熬煮时间都记在小黑板上,提醒自己及时撤火和通知家属。光是产妇们喝的汤,就有促进通气、排恶露的汤,催乳汤,以及加速剖腹产刀口痊愈的汤。三只煤炉的炉门一会儿敞开,一会儿又关成一条缝,汤水有的在沸腾,有的仅是微微冒泡。林晨妈妈笑着说:“炖的汤,有些不是给产妇喝的,是给新手爸爸喝的。如今大部分新手爸爸也是独生子女,头一回不是为打游戏而熬通宵,陪产时有人紧张得冷汗直冒,一出产房就晕倒了。有意思的是,要为这些男生熬汤的,往往不是产妇的婆婆,而是产妇的老妈。”一家几口欢欢喜喜带着婴儿出院,有的家庭还特意赶来为当班的助产士和医生来订一份汤,理由是:“咱家大孙子后半夜3点出生的,助产士熬得面色苍白,也得补补。”

这20多年来,林晨妈妈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熬汤的顾客随时随地会来敲门叩窗,有时是黎明,有时是半夜。她养成了习惯,哪怕

白天打盹,一个瞌睡也不会超过15分钟。除了近在咫尺的孕产妇们,隔着不远的中医院的住院病人家属,也经常前来熬汤。如果他们愿意自带食材,林晨妈妈允许他们用店里的煤炉和锅灶,熬一锅汤,素汤收柴火费2元,荤汤收5元。

我俩正在絮絮闲话时,一位老客又自带一块牛肩肉前来熬汤。他一边扇火熬汤,一边跟我们倾诉抱怨,说癌症扩散的父亲明知时日不多,变得任性又磨人,比如最近馋上牛肉汤,不管自己一喝就跑肚,也不管医嘱暂时不要吃荤腥,立时三刻就要喝到。儿子眼看着他喝汤,眼看着他拉稀,眼看着瘦了一圈的母亲又要咬牙替他换洗一身衣裤,又要央告值班护士赶来换整套被褥床单,简直觉得重病中的父亲不可理喻。当母亲又下单买了牛肉,央求儿子来炖汤时,当儿子的不免提高了声音,责备母亲软弱又没有原则。炖汤人已被父亲的这场病,催生出一头花白发茬,他说:“不给他喝汤是为他好,可是,若不来炖这碗汤,我妈瞪我的眼神,我也受不了呀。”

林晨妈妈安慰他:“你不容易,你妈妈不容易,可这节骨眼上,顶不容易的是你爸爸。他都到了这地步了,所求只剩一碗有滋味的汤。跑肚就跑肚吧。替他洗干净的衣服,病房里晾不下,我这里有院子,你尽管来晾。”

炖汤人沉默半晌,俄顷,眼圈红了。

科普  
小品

南通的巨蜥和穿山甲

□达少华

20世纪末,在南通市境域发现了两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经过媒体的宣传,引起了民间巨大的轰动。

这两种野生动物就是巨蜥和穿山甲,它们都是生活在我国南方的物种,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是国宝级的物种。

首先发现的是巨蜥。1992年11月1日,南通卫校的学生在教学楼楼梯下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条冬眠的爬行动物,经该校生物学科主任王汉林老师等鉴定为巨蜥,这种动物生活在我国南方的云南、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球的巨蜥共有30种,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只有一种,学名为圆鼻巨蜥。后来这只巨蜥不幸夭折,经王汉林老师等测量、解剖并制作成本标。从测量数据分析,这只巨蜥应该是圆鼻巨蜥的亚成体。

1996年7月31日,海安造纸厂职工王兴华在野外捉到一只穿山甲,随即冒着酷暑送往南通市环保局暨南通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市野保协会给予了表扬和奖励。

穿山甲在国内主要分布于南方的云南、海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台湾等地,在安徽、江西、浙江和江苏也有分布,但南通市没有记录,查阅现存明代以来的南通旧方志也未有记载。因此,此例穿山甲的发现是南通市的首例。

穿山甲俗称龙鲤、石鲛鱼和鲛鲤,属哺乳纲鳞甲目鲛鲤科(穿山甲科)。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其形肖鲤,穴陵而居,故曰

鲛鲤。”中药山甲片有“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通窍杀虫”等功效。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介语》中也记载了穿山甲:“鲛鲤,似鲤有四足,能陆能水,其鳞坚利如铁。黑色,绝有气力,能穿山而行,一名穿山甲。盖陆之鱼也。”又云:“鲛鲤吐舌,蝼蚁附之而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蝼蚁入之,乃奋迅而舐取之。予诗:穿山有陆鱼,蝼蚁食无余。水中鱼尚可,只解食沮洳。”“其甲灰可治蚁瘰。血入土则堤岸渗漏。语云:百丈之堤,溃于蚁穴,其鲛鲤之故也”。当然,现在如山甲片这样的动物药已经不准使用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古语“千里之堤,毁于蝼蚁之穴”,按照屈大均的说法,竟然还和穿山甲有所关联!

1998年10月2日早晨,十里坊渔户朱明成在他的水闷子网中捉到一只奇怪的长尾巴四足动物,经南通师专生物学系副教授王康乐女士鉴定为巨蜥,当晚,王教授应邀在南通电视台作了专题介绍,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到朱明成家观看巨蜥的人群络绎不绝,不少县区的人也乘车前来,将朱及其附近人家园前屋后的庄稼踩坏了不少。

10月13日,我随同南通日报记者王广祥、徐亚华二位老师到朱家采访。朱明成详细讲述了捉到巨蜥的经过并送给我们几张照片。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实物:这只巨蜥已于前几日被朱明成夫妇放生到长江里去了。从照片中分析,这也是一只圆鼻巨蜥的亚成体。照片是朱明成请唐闻照相馆的老板来拍

的。

纵观南通的气候和地貌,都不大适合巨蜥和穿山甲的生长和繁衍,所以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历来的南通旧方志上也没有任何的相关信息,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末出现了这两种宝贵的野生动物呢?

我想,应该和气候逐步变暖、经济(包括野生动物)交流增加、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生态环境逐步优越、野生动物的适应性越来越强等不无关联。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的原因。关于巨蜥来源另外的可能性就是马戏团、动物展览队,还有作为野味在运输过程中逃逸。现在的问题不是它们是从哪里逃逸出来的,而是巨蜥能不能够在野外生存? 现在的事实说明,穿山甲和巨蜥都能够野外生存,巨蜥还能够在水域中生存。只是这两只巨蜥都是亚成体,生活经验尚有所欠缺,所以被人们偶然碰到并捕捉到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偶然事件,这两只巨蜥以及穿山甲还会在野外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得更长久。或许还有更多的还生活在野外,只是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至于这两种野生动物的人工养殖,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它们生活在我国的南方,要求较高的环境温度。食物都是以活体为主的,例如穿山甲的食物是活的蚂蚁和白蚁,巨蜥也是以活的鸟、蛙、鱼、蛇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食源比较困难。但它们在野外是能够自然生存的。